吳都文粹續集

四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五

明 錢穀 撰

文淵閣寶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五十四　　明　錢穀　撰

全卷原闕

吳都文粹續集卷五十四

曰張公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章代少其倫又姚秘監嘗讀公詩云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手敵新語是人知其為當時文士推服也如此元和中公及元丞相白樂天孟東野歌詞天下宗匠謂之元和體律詩貞元以前作者間出大抵互相祖尚拘於常態迨公一變而後章句之妙冠於流品矣自唐末多故蹠經離亂公之遺集十不存一予自丙午歲迨至乙丑歲相次緝綴

僅得四百餘篇釐為五卷藏諸篋笥餘則更俟博訪以廣其遺闕云爾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堉編次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公贄翰苑集序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也亦已久

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噫一薰一猶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漂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為贐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

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激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輙隨啟沃謀猷

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叙予優禮如此内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竇參忌疾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内殿特蒙厚遇不可與世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於大體動與公違奸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悦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卹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决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

録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為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
者以公與參素不恊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
支裴延齡以奸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
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
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畀為同
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
公退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
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煽軍人也貶公忠州別

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贊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亹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内署也㩁古揚令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誥申之為典謨俾𢡟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則有奏章七卷覽公之奏則

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

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能自吾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孔孟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署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

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叢書序

陸龜蒙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卧病於笠澤之濱敗屋數間蓋蠹魚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石爲（音毀）齒猶未徧教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泚筆供紙扎而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几强坐内抑鬱則外揚為聲音歌詩頌賦銘記傳序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稱為叢書

自當援夔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諱中畧無避馬笠澤松江之名

松陵集序　　皮日休

詩有六義其一曰比比者定物之情狀也則必謂之才才之備者於聖為六藝在賢為聲詩噫春秋之後頌聲寢亾降及漢氏詩道若作然二雅之風委而不興矣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之作三言者曰振振鷺鷺于飛是也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

我屋是也六言者曰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曰交
交黃鳥止於桑是也九言者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
是也蓋古詩率以四言為本而漢氏方以五言七言為
之也其句亦出於毛詩五言者曰攜手上河梁是也七
言者漢武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是也爾後盛于建安建
安以後江左君臣競以浮艷勝然詩之六義微矣逮及
吾唐開元之世易其體為律焉始切儷偶拘於聲勢然
詩云覯憫既多受侮不少其對也工矣堯典曰聲依永

律和聲其為律也甚矣由漢及唐詩之道盡矣吾又不知千祀之後詩之道止於斯而已邪後有變而作者予不得以知之夫才之備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止乎一也分而為四時其為春則煦枯發枿如育如護百蒔融冶酣人肌骨其為夏則赫曦朝升天地如窑草焦木渴若燎毛髮其為秋則涼颸高瞥若露天骨景爽夕清神不蔽形其為冬則霜陣一捷萬物皆瘁雲沮日慘若憚天責夫如是豈拘於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者不

變則已苟變之豈異於是乎故才之用也廣之為滄溟細之為溝竇高之為山嶽碎之為礫瓦美之為西子惡之為敦治壯之為武賁弱之為處女大則八荒之外不可窮小則一毫之末不可見苟其才如是復能用之則庖丁之牛慶之輪郢之斤不足善謂其神解也意古之士窮達必形乎歌詠苟欲見乎志非文不能宣也於是為其詞詞之作固不能獨善必須人以成之昔周公為詩以貽成王吉甫作頌以贈申伯詩之酬贈其來尚矣

後每為詩必多以斯為事咸通七年會兵部令狐員外
在淮南令中書舍人弘農守毗陵日休皆以詞獲幸悉
蒙以所製命之和各盈編軸亦有名其首者十年大司
諫清河公出牧於吳日休為部從事居一月有進士陸
龜蒙字魯望者以其業見造凡數編其才之變真天地
之氣也近代稱温飛卿李義山為之最以魯望參之未
知其孰為之先後也太玄曰稽其門闢其戶眼其鍵然
後乃應況其否者乎予遂以詞誘之果復之不移刻由

是風雨晦明蓬蒿蓊薈未嘗不以其應而為事苟其詞
之來食則輟之而自飫寢則聞之而必驚凡一年為往
體各九十三首今體各一百九十三首雜體各三十八
首聯句問答各十有八篇其在外合之凡六百五十八
首南陽廣文潤卿隴西侍御德師或旅泊之際善其所
為皆以詞致師詞之不多去之速也大司諫清河公有
作或命之和亦著焉其餘則吳中名士又得三十首除
詩外有序十九首總錄之得十通載詩六百八十五首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嘗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顔蕘皮日休羅隱吳融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與張博為湖蘇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著吳興實録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終贈右補闕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書仍列於隱逸傳令蜀中惟

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是書家藏久矣愚謂貯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不若鏤版而傳諸好事度斯文之不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宋元符庚辰歲仲秋月郢人樊開題

後序

朱袞

進退取舍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無媿於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為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於松江躬勞

漫未有善本今傳於世者笠澤叢書松陵集以篇計之僅四百八十一茵居其鄉誦其文且和其絕句百八十餘首遂於文集中裒集得一百七十一篇合叢書松陵集計六百五十二篇凡可助此書以流行者聚於卷末名曰附錄總為二十卷刋寘義莊以廣觀覽其間字畫疑者存之舛訛者正之文之有遺逸者行且增補之庶可酬先生泉下之望亦可見茵景慕先哲之意云寶祐五年閏月日葉茵謹識

書其詩似陳拾遺其文似元道州平居以文章自怡雖憂虞疾病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塗竄則其平生所著豈應止爾嘗以棄珠遺璧為恨令吳江葉君茵乃作意掇拾而裒益之懇懇勤勤若諸先生之於史記張處度之於冲虛經網羅放失將必有續得而未已者於先生何忠哉先生之亡研墨泚筆者雖稱紫溪翁鹿門子諸賢皆平昔所深交者豈無一人可任此責茍有焉亦不至散軼如此視葉君殊有媿矣然史稱盧攜李蔚素與

善及當國召拜拾遺詔方下而先生卒以史考之盧李皆相於乾符元年五年皆罷而叢書自序乃曰乾符六年卧病笠澤是二人既罷而先生猶無恙也若曰六年之冬攜等再相則與李蔚無與矣然攜附田令孜以進卒為所擠死使先生猶在亦豈斯人可致哉史氏之云若以此為先生惜者誤矣寶祐六年冬十有一月朝請郎直寶謨閣林希逸敘

重刊甫里先生文集序

陸釴

長洲甫里爲唐陸魯望先生之隱處故自號甫里先生
蓋以地也去今六百餘祀而流風未泯舊跡猶存遺文
俱墜崑山嚴景和氏居松江之滸密邇甫里素欽甫里
之文乃訪而重刊之謂余不可以無序也予知陸氏為
吳郡四姓之舊晉平原內史陸士衡之詩曰四姓實名
家者為可徵焉至先生以高節稱而世並貴其文當時
殷文珪覽其舊集曰文價沸乎三吳而類唐賦者至於
裴晉公白文公之作同編其所著有吳興實録四十卷

松陵集十卷晁氏曰凡六百五十八首笠澤叢書四卷陳氏曰甲乙丙丁詩文雜編朱衮刋於吳江未有四賦用蜀本增入蜀本七卷樊開所序按開序止曰八十餘篇而不曰四卷與陳氏所計七卷之數不合叢書松陵集總六百五十二篇並附録為二十卷閱晁氏所校松陵集六卷刋於寶祐中歷勝國以來歲久板廢景和所為重刋者繼前賢之勝事誠義舉也而叢書四卷八十餘篇之數無從補刋矣先生自言平居以詩文自怡㸃

竄逸於歷年不能寫一本或為好事者取去鄱陽馬氏錄書有小名錄三卷周密齊東野語曰先生祠在白蓮寺中像設皆唐物咸淳中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滿腹皆平生詩文新稿知府倪普更為像腹稿不可復得矣序列先生所著書無小名錄集中亦不見序述或在所逸之中豈同與詩文為好事者取去後出而傳於今邪抑如晁氏所論無異聞而不書耶所謂腹藏新稿或叢書等成集之故先生既沒尚有未及編次者北殷文珪

所覽舊集或吳興實録或叢書或松陵集蓋不可知豈已編者為舊集未集為新稿因置腹中故有新舊之分邪是知先生之制作不獨遺逸於當時復遭棄毀於後代為可惜也然其所以為貴者豈專在於文哉惟其立節之高而已夫文以昭其節也節以表其文也使徒文焉而節有不立則文者流於一勢又何足貴乎先生之生適丁季唐一不中進士舉知世之不可為也以高士召不至史稱盧攜李蔚當國召拜左拾遺詔下而卒林

有遊辯則不然且曰有之決不為盧李輩所致可謂得
其心矣至于楊文公談苑所紀內養鴨事詩家多喜引
用茵即故實辯其為誣又以談苑為別有所據考之文
公亦曰出於相傳由其一時輕信耳豈別有所據耶以
予觀於司空圖咸通中及第避亂隱中條山僖宗以中
書舍人徵拜禮戶二部侍郎皆不起又以疾辭朱梁禮
部尚書之徵梁史書之殊為失真賴王元之據事考言
明其制行之卓幸不汚曲筆其事殆與魯望類而節幸

亦相似譬猶天麟不觸世網雪鶴自起雞羣也方之王
維鄭虔皆能文詞書畫皆入妙品皆汚偽官不能行鄭
相如守節可免之言以至於失身後雖皆以詩畫得免
而良史氏黼衮鈇鉞褒貶之公安可廢哉因牽聯以書
用存素王勸懲之法皮襲美稱魯望之才不減温庭筠
李商隱蘇長公稱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可謂
確論矣表聖之集曰一鳴景和尚求之藏書之家偶刊
並傳俾讀之者因其言而得其節行之詳知其不為徒

文而明於出處之義流播千載為不朽事則於名教之益也豈小小哉成化丁未春正月之吉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邑人陸釴書

刻松陵集跋

都穆

古松陵即今之吳江予同年濟寧劉君濟民來為邑令謂是集為其邑故物而人未之見授儒士盧雍校勘捐俸刋之予觀詩人多尚次韻至元白而益盛唐時萃而成編則有漢上題襟斷金及是三集按皮氏自序謂一

歲之中詩凡六百五十八首其富如此則又題襟斷金之所無者況其遊燕題咏頗多吳中之作後之希賢懷古者將於是乎考固吳人所當寶也劉君為政不減古人其刻是集豈直私於一邑蓋將公之天下者也弘治壬戌九月二日前進士吳都穆記

范文正公集啟

蘇軾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

公之仲子令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稿見屬為叙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愛敬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掛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畧皆定於畎畝之中

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皇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也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喪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

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事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親

知杭州軍州事蘇軾敘

鄱陽顔范二公序

俞翊

鄱陽在江左號古郡昔之為守者固多以賢稱者九人而傑出於九賢之中又止唐之顔魯公本朝之范文正公可謂難得也已二公名氏在史官大節在天下至於文章散人間雖筆端游戲之餘而典雅純實可以經世而出治垂久而行遠盖其所養得天地之正氣故文亦如之然是邦實二公舊治獨無墨本而間見於他處誠闕典也翊攝乏來此首訪而得之鳩工鏤板以傳不朽斯人之眷眷二公雖不係於文集之有無然使學士大

夫家有其書如潮人之於退之柳人之於子厚因書以致其師仰敬慕之意不猶名南有甘棠之思乎乾道丁亥五月既望邵武俞翊謹識

鄱陽刊文正公集引　　綦煥

鄱陽郡齋州學有文正范公集奏議歲久板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太冲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泯者在唐則顏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

屬僚以舊京本丹陽集叅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為遺集附於後其間尚有舛誤更俟後之君子訪善本訂正焉淳熙丙午十二月日郡從事北海綦煥謹識

文正公尺牘刋跋　　張栻

右文正范公帖得之文定胡公家以刋於桂林郡者栻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其於文正公見之矣觀帖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而垂後法非盛德者其能

然乎敢敬志之以詔來世淳熙三年元日廣漢張栻書

文正公與兄弟書跋　朱子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世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仕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而取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禁防以杜奸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効一官者所當知也某年新

安朱熹書

范忠宣公文集序　　　樓鑰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處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長卿之慕藺相如若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泰山喬岳景星鳳凰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贊嘆不已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隨其萬

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如責人責已助庶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玄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晚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史君圻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刋就而舊無序引經以見委鑰謹謝之且曰托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平日之願顧年衰學落何足以與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越

二日而盡得之盖公天資誠篤確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為詞章根柢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出於文正蘇文忠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鑰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朝出鎮廟謨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平日

忠恕得吾道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閫域非淺丈夫所能
窺者温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為勇決過於賁育此
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寛慮周而遠喜怒
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於不行包含太虛無
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
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
有所貶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
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黄門誦揚畏憚章而公去相位他

日哲宗面斥黄門從容為解黄門謂公為佛地位中人
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
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温公將盡改熙豊之
法公謂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役二事尤不
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既喪明而責知隨州尋竄永州益
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
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
曰此亦子厚所為耶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

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負罪至公力救之上忤簾中下違同列賢如劉元城亦以吳處厚為義存君親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為動卒貫其死一時不以為快及事之變呂汲公劉忠肅等雖終於貶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寘新州於死之力也汲公輩初竄嶺表時郊赦未頒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九州防等年老衰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未恕好惡任情以異已為怨仇以疑似為訕謗誤國害公覆車可

蔡呂俱召呂又為蔡所排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繼之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弦韋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病早歿忠宣與二季俱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紹科第世實監簿之玄孫范氏之興未艾也四月丁丑朔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明樓鑰謹

序

疾醫以勞心見止亦以政自不能不爾謝之手編僅成帙而棄不肖之孤其尚忍言哉當從九京游而未敢者以先人之志未承也詩文凡百有三十卷求序於楊先生誠齋求校於龔編修芥隱而刋於家之壽櫟堂春秋霜露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僾然如見愾然如聞庶得藉口以告我先生云泰嘉二年十二月初三日莘謹書

柬白齋稿序

戴良

柬白齋稿合若干篇臨海陳敬初先生所著予既訪之

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侔於
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伸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
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史
文義判為專門士風頹弊於科舉之業而我朝輿地之
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固
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大歷以來擅名於海內惟蜀郡虞
公豫章楊公及金華柳公黃公而已蓋四公之在當時
皆涵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擒詞則擬之漢唐說

其所有涉濤江游吳中久之又自吳踰淮泝河而北達於燕趙角輦轂之下久之於時雖未有所遇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後由京師還吳適值兵興藩輔不次用賢即以樞府都事起於家後又用之省幕用之公府跡愈顯而文愈工人之求皆隨而應益燦乎其可觀矣夫自周衰以來至於今幾二千載其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斯文能

跋夷白齋拾遺　朱存理

尚寶李公前修郡乘時先得海虞士人家本一冊復有遺文三十五篇余悉録之今得王氏本相校異同於海虞本録出為拾遺一卷吳中尤氏藏遺墨數紙内有陳基傳一通謝𢖍詩一首並存拾遺後

缶鳴集序　胡翰

人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

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為之也豈易言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天之為天地變之為鬼神與凡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咏歌之載賡之不費辭說而極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君季迪少有俊才始予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缶鳴集者閱之累日不倦合古今體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考得失備史氏之所懲

勸其辭則予之所欲摹擬而莫之工者鏗鏘振發而曲折窅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為僭竊者據之擅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苟升斗之祿以自活鬻釜間季迪日與之處曾不浼焉顧乃率其儔類倡和乎山之厓水之涘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牘吟聲咿咿及其得意又自以為天下之樂舉不足以易其樂焉此其所得為何如哉吾聞鐘聲鏗而立號石聲磬而立辨絲聲哀而立廉竹聲濫而立會

山病叟胡翰序

又序

王褘

高季廸詩十二卷凡為樂府五七言近體古九百三十七首余為叙而評之曰季廸之詩俊逸而清麗如秋空飛隼盤旋自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蓉不假雕飾翛然塵外有君子之風焉以余之所言而余之所不言從可知已然則季廸之詩集不可不傳歟季廸中吳人予嘗論中吳之士唐有陸魯望宋有范至能夫魯望之

詩寄興幽遠而其音響則駸駸已廹於晚唐至能之詩措辭温縟然其格調特宋焉耳在勝國時余適吳則陳子平詩其為言平寔而流麗揆之陸范吾不知其孰先孰後也吳之詩在元惟子平而知者益鮮吾於是復得季廸之詩焉今季廸年方壯志氣偉然其所自見殆不止於詩而其於詩則已能自成家與唐宋以來作者又不知孰先孰後也嗟乎詩之道微矣世之有志於斯者莫不鞠明究曛疲心思於簡牘間而後為言乃或有可傳其

不可傳者固不可不謂之難也以詩之難能如此而季廸乃以此自成家追古之作者以為並豈非其才之過人也歟而傳之世必有因其詩而知其才者矣季廸名啟季廸字也頃承詔與予同修元史尋入内府教冑子授翰林國史編修云洪武庚戌三月翰林侍講制金華王禕序

又序　謝徽

言之精者謂之文詩又文之最精者何以知其然耶二

氣爲之槖籥而鼓之以風霆然後天之聲出焉衆竅爲之呼吸而盪之以江河然後地之聲出焉受形於兩間而靈於物者爲人然氣至混然天成發宣鴻鬱然後人之聲出焉凡人有聲斯有言有言斯有文文至於詩包括品彙陶冶化工根乎性情之真達於音響之妙宫商間作金石並鳴由是而聲之用極矣世皆知以詩而觀詩或未知以文而觀詩因謂詩特文章之末技庸詎知聲成文謂之音而詩之中文已具焉韓退之之言曰李杜

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斯言也其善論詩者已然非天機悟入識見超詣亦何足以語此哉渤海高君季廸踈爽俊邁警敏絕人無書不讀而尤邃於羣史與余交二十年余知季迪之能言也久然未嘗不以其詩而得之也始季廸之為詩不務同流俗直欲趨漢魏以還及唐諸家作者之林每一篇出見者傳誦名隱隱起諸公間及游四方不懈益勤刮磨潄滌日新月異紳衿諸老咸自以為不及季廸之於詩誠精矣然其意則自謂古風人

之辭不如是也三百篇之傳豈皆出於一人之手哉著其一二皆可遺之後來尚奚以多為哉吾非欲成一家言亦性焉而嗜之之篤殆與人之躭悦世好者同一肆志用情而其樂蓋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聞者以為然當其一室燕坐圖書左右離别拂拭塵几埃案間冥默靜思神與趣融景與心會魚龍出沒巨海中殆難以測度或花間月下引觴獨酌酒酣氣豪放奇作楚調已而吟思俊發湧若源泉捷如風雨頃刻數百言落筆勿能休

故季廸之詩緣情隨事因物賦形横縱百出開合變化而不拘拘於一體之長其體製雅醇則冠冕委蛇佩玉而長裾也其思致清遠則秋空素鶴迴翔欲下而輕雲霽月之連娟也至其文采縟麗如春花翹英蜀錦新濯其才氣逸俊如泰岳秋隼之孤騫崑崙八駿追風躡電而馳也季廸之於詩可謂能盡心焉爾季廸之詩甚多有吹臺集缶鳴集鳳臺集凡為詩幾二千首皆當世之儒先君子序其端今年冬予訪之吳淞江上季廸出其

詩示余蓋取舊所集諸詩益加删改彙粹為一總題曰缶鳴集自古樂府歌行而下至五七言諸體得詩三百餘篇皆其精選富矣哉亦可謂不易矣然是編也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後有所作當别自為集季廸不以予不肖屬予序之庸敢叙諸編端以俟季廸家姑蘇嘗應
召修元史教西學弟子員入翰林為編修擢户部侍郎
賜歸鄉里云洪武三年十二月既望史官吳郡謝徽序

高太史大全集序　劉昌

數千萬言沈雄簡輿其明先王之道陳當世之務畧備
矣唐韓愈起力變八代之衰習故其言雅醇而杜甫李
白又各以其學自見明王道具時政謂之詩史宋歐陽修
博學力行本論之言有益於治至朱元晦則根據六經
之旨攘斥百氏之非歸然為世儒宗其大要使人審王
伯之畧致義利之辯而已令諸家之言具存考之可知
用之猶尚可行也盖三代而下漢唐宋之所以聳德著
業而繼焉以稱治者有頼於是焉先生生元丙子少稟

神慧長讀六經諸家之言融而通之會而成之又取而
力行之其發之於言則浩乎如大水之決防也鏘乎如
洞庭之張樂也儵乎如幽壑之舞蛟也致之於用則如
射者之於的隼乎其無疑也然值國步之既促不見用
隱於青邱登高望遠撫時懷古其言多激烈慷慨若將
與世無所求者及我太祖高皇帝定鼎建業肆詔徵賢
先生起與元史之修錄善醜惡儒者之功庶幾彰施史
成授諸王經進户部侍郎尊顯極至先生感之頌先王

乎嗚呼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用理師學於先生之言得之既深遂勤圖傳之亦使聞者考之而可知見者用之而可行以明其言之果有賴於世也嗚呼厚矣景泰元年庚午冬十二月望日賜進士出身吳人劉昌序

眉菴詩集序

江朝宗

予布衣時雅聞楊孟載先生盛名及入翰林為史官奉勑纂修大明一統志攷先生先世於蜀嘉州人因大父仕江左而生吳中遂家焉又誦先生詩云我家岷山更

西往正見岷山發源處於是乎益知先生雖生吳中實
蜀人也先生生于元末仕於國初宏遠之器淳正之學
初任滎陽令再謫鍾離間居江寧句容久之被薦陞江
西省幕賓復使湖南廣右累官山西按察使誌載先生
讀書日記數千言尤工於詩與高啟徐賁張羽為詩友
故時有高楊張徐之稱云先生所著有眉菴集五七言
古律五七言古體及歌行排律絕句詞曲總若干篇教
授鄭綱編集已板行矣字〻訛謬先後失序而缺畧尤

亦數萬言謂之論鑒嘗絜以試儀曹值元季兵興勿果就職當時文章大家若參政饒介之周左丞伯温見皆奇之會稽楊廉夫以詩伯一時少所推可僑雲間往來吳下以所號鐵笛謂先生能歌之乎先生曰不惟為作鐵笛歌尤且效老鐵體翌日成以呈廉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道已蕪令復得子老鐵當退步讓爾一頭地也遂偕之東遊呼從者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等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交與成忘年故當時有老楊小楊

之稱云避兵圍城中日與才友高季廸王正仲朱來儀徐幼文輩倡和以自適迨我聖祖肇基之初即受薦任河南滎陽令尋謫鍾離間居秣陵江濱久之又用薦為江西省幕賓以累復落職處句曲山中又起奉使河南廣右既而擢山西按察副使陞按察使而卒此履歷聞諸故老驗諸詩所載特其大概緣當時無有筆其行實者故莫克致詳然先生平日之詩甚富皆率意為之畧不存稿嘗見先生自序一帙云因吾友方君不得余全

集為恨故留此以示之爾則是先生盛年稿已散失今流傳人間者十無二三况皆抄本又無序志家異而人殊後至天順間郡人鄭教授嘗為刋行間多訛謬舛諸奇作失載識者病焉習在髫齡即授誦先生之詩徧假抄錄覬圖彌盈及長而仕偕以出入有年猶每隨訪隨錄卒莫致其全茲官嶺表念齒已邁爰命庠生顏恭文起會各本錄就請前翰林學士西蜀江君序諸首重圖鍥梓以傳噫文章在穹壤間譬之精金美玉不求乎人

其攸終亦不相遠眉菴盈川令終如一太史存心無疵而斃則同乎賓王北郭雖不溺海僅全要領而非首邱先生竄嶺表尋召還以對内政之不恊恐禍及已遽投龍江以没又與照鄰無異噫詩在天壤間患惟不工耳茍工而名家則凡具人心者罔不知好之故不欲其傳而人自無不傳詩之存人之存也是知先生之年雖不永於當世而自有以延於後世未可以彼而易此吳中鈔本所謂靜居集者什惟二三生自幼抵老求之冀得其

全不克文梓垂畢又得吳興本較之雖曰加倍猶未克
備亦並刊入尚期博識同志畀足成之尤為幸甚弘治
辛亥秋八月十二日吳晚生張習謹志

翠寒集序　　鄧光薦

詩惡乎變三百篇後變乎攜手上河梁下迨建安齊梁
數變至唐洎宋季之詩大變而絶何邪詩關乎風化繫
乎氣數士昔騖于時文視詩為長物雖有不工工不及
唐矣非詩之變乃時之變也吁詩貴乎變不守一律千

變萬化變之不窮惟子美能當之豈惟詩文亦然宋之
詩病非膠攣淺易則窒泥狂怪蒐獵奇事穿穴異聞失
豐厚而就儉約趨窘局而棄高遠不能平澹蕭散雍容
和緩求如晚唐杜荀鶴方干輩斯可矣吳逸士宋子虛
詩則不然子虛生景定間未弱冠時已廢科舉學故惟
詩是學大篇如天孫織絹雲經霧緯自出機柚小律則
日光虹彩渾然尺壁穠麗縝密而不艷含蓄靜婉而不
怨其深於變之也余客江東會西溪王公稱其才學茂

異弗就觀其人淵默似不能言者其詩超邁而自勁後得所寄天馬歌諸作乃益嘆服盖本於學涵養有力不汲汲於成名其行業皆然不獨詩然也余將泝九江子虛始出稿畀余序余所知子虛者淺矣子虛之不屑為者深嗚呼作詩難序詩尤難子虛之詩顯果在予序則唐之三百家無序者其詩皆能晦乎係其詩之工拙爾少陵云清詩句句盡堪傳奚在予序子虛之詩足以重予言也故序之子虛名元翠寒其齋扁云歲在屠維赤

奮若清明日廬陵鄧光薦中父叙

又序　　趙孟頫

吳古為都會山水富甲東南長材秀民間出層見以濟時需獨唐皮日休陸魯望隱松陵為詩文相倡酬故吳之山川自西子館娃宮鹿遊胥臺殘花遺草烟霾日曀悒鬱千載間皆能發而化之為詩余先子昔處是邦嘗往來吳中皮陸之風尚可想見辛卯秋客燕子虛與予遊甚稔每話具區山水之勝出所為詩風流蘊藉膾炙

宋子虛乃以无為之名斯名也子虛殆始自亡是公烏有先生乎盧仝異自異之對待相與莫逆於是不能無仝自仝異自異之對待吾欲取某姓而姑名之曰有為子虛之對待而三千載之有姓氏不聞單无之隻字為之名者徐無鬼公子無忌之屬生戰國者無之且必連綴某字者以為名未若宋子虛之无有獨無對之特出苟求其故毋已則春秋之冉有乎或曰以冉有對宋无與盧仝對馮異固無以異而歲月卜之吾東家聖師之

闕里則去冉有也惜遠矣有無姑置吾讀子虛所為詩
則求之吳中殆無詘第二指然則五茸三泖之地望不
但無能名子虛者並與子虛之詩無之此邦不可無斯
人可無其詩乎其烏夜啼公無渡河戰城南公莫舞至
妾薄命古研歌詩諸家古錦神林鬼家外帶三分鳳麟
洲山飛仙羽翮格力其五字律風調悽惋不勝江哀浦
思之情悰如承恩金馬詔失意玉環詞落月令誰弔長
庚夜自明雖使太白復生亦應為子虛擊節七言律楊

柳黃昏曉西月梨花明白夜東風秋千庭院人初下春
半園林酒正中五言如乙鳥歸來社辛夷開過春如身
黃松上鼠頭白竹間禽七言如桃葉歌殘秣陵酒梨花
夢斷景陽鐘五言如采藥逢毛女焚香對羽人客愁三
月盡春夢五更初七言如縮地日愁龍作杖臥雲時約
鳳吹笙五言若蜀魄花成血山魈樹隱身竹枝歌峽夜
椰子醉蠻春如空悲祖龍死但覺鮑魚腥如織女支機
穩山人作枕便異或稱羊化疑應訝虎眠不須填碧海

直欲補青天如勒銘留水寺應供宿江城夏減游方興秋添佳岳情標致極似唐人諸詩而對偶之工興寄之永飄飄然自異於金陵含風鴨綠粼粼起矣日鵝黃裊裊垂北風吹樹動西日照窗涼之類至其絶句雅淡清潔一字不可易豈但吳中無子之詩乎子虛有韻人之姿而天壤間知子虛最晚恨予老無能為矣姑取其詩集而序之好事者寫之於圖有味乎其言而時諷誦之彼韻春風矣涼月之客主豈特可標而出諸大門之外

雖引却百驛數十日猶俗氣溷人也子虛嘗舉茂材於王西溪平生獨刻意於詩宦情雲薄以故不肯輕就籠絡獘獘焉追逐時好以取世資其胷中泊然無營殆眼中真無其匹者太湖三萬六千頃寧當無真識子虛者也異時白醉吟生七月能識之無二字是孩提時已識宋子虛云矣醉吟晚守姑蘇惜子虛不當是時如子虛當其盛時持其詩納之白傳則翠寒之集若不噓而奏之白玉之堂他日亦應俎豆洛社諸人之右寧當別有

識子虛者其未能如醉吟翁方孩提識之無者勿以語之翠寒詩集之雅號云延祐庚申冬孟一日海一粟馮子振序

翠寒集跋　　　錢良右

子虛先余廿年雖知嗜吟其亦未始置齒牙間自其壯年遊江東首見知中丞王公侍御鄧公令承旨趙公皆序其卷最後集賢馮公閱其詩欲行將有以資之而亦未嘗見其卷也公一日過子虛索稿子虛不容已遂出

覽其卷而盡能默記佳句於俄頃之間抑子虛之詩如
正聲雅樂入耳而不忘邪序雖擷其英為公論余意翠
寒集其堪擊節者恐不翅若是也因徵予書獲識卷末
且以紀馮之才之强記云至治二年六月一日里人錢
良右謹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五十五